



残雪消融有春意 摄影 | 王泽民 (安徽)

抚慰
人间
罗炳崇

过年碗里香

提起过年，感触最深的莫过于对美食的回味了。在那物质极其匮乏的孩童年代，一年到头难沾荤腥，往往要熬到春节，才能抚慰一下满肚的馋虫。那些让人魂牵梦萦的“碗里香”，已凝成我们这代人不可或缺的乡愁。在闽西客家山区，临近过年，心灵手巧的人们总是想方设法“创造”各种美味佳肴，即便是普通的大米或糯米，就能变幻出诸如米粿、米板、米粉、糍粑、年糕、糖枣、灯盏糕、七层糕、拳头桃等各色花样，既可以做主食也可以当零食，每一种都令人垂涎欲滴。

当然，于我来说，过年最具诱惑力的还是杀猪菜。我们生活的小山村，不是每天都有猪肉供应的，买肉不仅要钞票还要有肉票，所以家家户户几乎都是自己养猪。年初买的猪仔，到春节前已经非常肥硕，父母亲便会和宰猪客选好杀猪日子，我们小孩子听到这个消息，自是兴奋得不得了，眼巴巴地期盼着。杀猪一般会选在半夜进行，之前要焚香、放炮、告拜，仪式相当庄重。杀好的猪，一部分会盘给宰猪客，换取我们兄弟姐妹来年的学费，春节买新衣的钱也有了。剩余部分便会做成杀猪菜，请左邻右舍来品尝。杀猪菜的品类很丰富，有笋干焖肉、红烧猪脚、爆炒双脆（猪舌、猪腰）、猪血煮酸菜、薄荷瘦肉汤、猪肚炆腐竹等。而我钟爱的还是那道“开门菜”——涮猪下水，选料用的是猪肝、小肠、花肠、背脊肉、腮帮

肉等，加入香藤根等中草药，用客家米酒焖成。一出锅，香气四溢，一入口，脆嫩无比。也许是历经了漫长的等待，也许是新鲜肉质好，再加上煮菜师傅手艺上乘，这涮猪下水的味道真是无可比拟，难以忘怀。那天，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开怀大吃，直至大汗淋漓、满嘴流油、饱嗝连连、小腹鼓鼓也舍不得离桌。

剩下的猪大肠，母亲会做成猪血灌肠，即把浸泡后的糯米和生猪血一起灌入大肠，两头扎紧，煮熟。过年家里来客人了，取出切片，加葱蒜爆炒即可上桌，这道菜皮脆馅软，香糯可口，令人回味无穷。父亲则会把五花肉切条加盐、五香粉腌制，用绳串起挂在屋檐下，风干成腊肉。待肉的表皮发黄、出油，便大功告成。到园子里摘一些芥菜尾或油菜花，与腊肉、冬笋切片一起爆炒，入口肉香四溢、嚼劲十足，真是配饭佳品。若这腊肉当作亲友串门的伴手礼，也是相当珍贵的。

此外，父母还会酿几坛客家糯米酒，做点风味小吃。客家风俗，上门拜年必定要米酒相待，方显主人家的热情。小吃方面，我们家比较拿手的是炸麻蛋（糖枣）、炸酥肉、炸地瓜片、蒸红糖年糕等，有时也会做一点七层糕和哽心丸（龙眼酥）。这七层糕，就是把米磨成浆，在蒸制过程中，分七次加入形成七层，出锅后表面撒上香菇、肉末、芝麻等，吃起来鲜香滑口，

韧而不粘。哽心丸是外地少有的，虽然是一个小丸子，制作起来却比较烦琐，原料需要有上等的地瓜粉、木薯粉、白芝麻、花生米、白砂糖、猪油等，工序要经过烘烤、碾粉、筛选、搓揉等，技术含量高，做好后色香味形俱佳，吃起来软而香甜。有时趁大人不注意，我们偷偷往嘴里塞一个，结果一大口咬下去，细粉喷得满嘴，塞住喉咙，真有种心被“哽”住的感觉。

一般要忙到除夕晚上，终于停下手中的活，父母会准备好丰盛的年夜饭，这是我们家一年到头最丰盛的一餐，冬笋香菇炖鸡、慈姑焖烧大块、瘦肉炆状元豆、蒸珍珠丸、滑鱼片汤等等，样样诱人。全家人围桌而坐，尽情享受几天来的成果，家长里短，其乐融融。那时的春节，家家户户都是竭尽所能，各显神通，把年过成美食大比拼。我们家东家尝、西家品，天天都沉浸在美食的喜悦和满足中，终是明白“每逢春节胖三斤”的道理。

“四方食事，不过一碗人间烟火”，现已人过中年，对过年没有什么渴求，但依然时时回味起那时碗里的香味。如今生活条件好了，年味也淡了，孩子们更热衷于麦当劳、肯德基、珍珠奶茶、麻辣烫……和他们在美食的喜好上很难产生共鸣。不过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特色，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记忆，但愿家乡美食能够经久不衰，让这份乡愁延续下去……

看雪，即使总是扫兴而归。为了看雪我去漠河、去哈尔滨、去烟台，我想感受雪的飞扬，但这总不是自己家的雪。

可惜，那之后温州再没有下过大雪，连一点雪渣子都没有看见。可是，二年级的愿望在十二年之后又实现了，四下里的雪，渗进我的衣里。风，毫不逊色地招摇着，伸进领子里，打了一个哆嗦，弥漫着一股凉意，却欢喜这看不见的真实。

从下午到晚上，纷纷，不停；从白昼到黑夜，扬扬，无止；从漆黑的夜顺着橙黄的光晕，漫漫，飞舞。雪是没有颜色的，但是夜晚的雪沾上了夜的深和昏得黄。下吧，下吧，下得再酣畅、再淋漓些吧！你是人间的纯洁，世间万万不及你的圣白。在楼下看雪，记忆与现实的冗杂，此地与彼地的碰撞，我舍不得上楼。

今夜我枕着你入眠。

我的眼前亮了。再醒来时天空是响晴的，“白茫茫一片真干净”。屋子上、树上、地上。处处有雪，处处是雪。我不敢想象这是在家，仿佛一场梦，一场用雪编织的弥天大梦，圆了多少温州人北上的寻雪梦。雪，仿佛通人性一般，下得不早不晚刚刚好，在我回家时与我期不期而遇，恰如其分——让我赶上了。

温州还是太过温暖，是藏不住雪的。阳光一照，雪儿、冰儿变化成了水儿，滴滴答答、叮叮咚咚，打在房檐上、落在水泥地里，水珠儿闪着红橙黄绿蓝靛紫的七色光。看着对面屋上厚厚的雪一点点消融，脱下银装。雪儿，她又无声无息地走了，眼前一切一如往常。可我却执迷于下雪的梦境中。

登山，我在“温晴”里徒步，企图还能再跟上雪的步伐，可绿油油、繁茂茂，我去哪儿寻她呢？只有一些眷恋着我的雪娃娃，他们野在树上，舍不得离去。想留住你，是我的奢望了。

不知下一次在温州见到你又是何时。不过，这个冬天能见到你，我便十分知足了。

记忆
深处
周紫瑜

野哉乎，雪！

我想在雪地里写一首诗。把这首诗送给记忆中的自己。

温州这古怪的天气，即使关紧了窗户，凉气还直直钻进我的衣里，百无聊赖地刷着朋友圈。杭州下雪了，金华下雪了，上塘也下雪了。看着高中老师发的视频，永中“蓝精灵”们兴致勃勃地伸出手来抓雪，即使这只是雪沫沫。隔着屏幕，我感受到他们的欢喜与激动。仿佛看见了那个即将要迈入选考考场时憨憨的自己，那天突然飘起了几朵零星的雪花，我伸手去接雪儿，想把好运全都带进考场，可惜，考试出来，再没有雪的影子。

我摇了摇头，此时我的窗外湿漉漉的只有雨，湿漉漉地浇灭了我的热情。安慰自己：没事儿，温州、温州，如此温暖的都市，要下雪总是罕见的事儿，倒还有“温州下糯米饭也不会下雪儿”一说，不必执着。可总是怀着有一丝期待“说不定……”

“跳，看！外面真的在下雪诶！”在厨房做饭的爸爸突然喊了一句。抬起头，白白的、斜斜的、飘飘乎、悠悠然，似乎是真的！雪，你是听见我

的心声了吗？但他只有那么一瞬在天上的存在，打个圈儿，落在地上，化了。“这只是雨夹雪吧。”我没趣地叹了口气，对于刚刚东北回来的我，这样似雨非雨的雪总是差些意思。可还是忍不住抬起头，好奇打量着这场“雪”究竟会持续多久。

天仿佛有无尽的哀怨，雾气氤氲，越发浓重了。雪也逐渐大了、重了，像一颗颗圆溜溜、白亮亮的珍珠，你们是天空的眼泪吗？如此肆无忌惮地宣泄。呆呆凝望着这止不住哭泣的天，我仿佛在哀读天空的心事。“外面下雪了”手机振动，刚回国的朋友提醒我下楼看雪，一直和他说好想下雪、家里太久没下雪了。他四年多没回来，也是幸运，回来恰赶上温州这盛大的雪景。看着屏幕，再看看窗外，我笑了。仿佛一切都是冥冥注定。

雪无休，再抬头，外面屋顶上也已白了头。“呀！”我在心里呐喊着，又惊又喜。终于耐不住性子下楼去。雪从四面八方来，伸手，五指消融在雾色里，看不清的白蒙。我仰着头，看着凌乱的豆大的雪，他们轻轻拍着

我的肩，热情和我打着招呼；他们钻进我的发里，淘气地和我玩起捉迷藏的游戏；我伸出手想摸摸他们，可他们一个激灵全融在了掌里——一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远没有我在北方看见的纷纷扬扬大雪的激情澎湃，带着一股江南小桥流水人家、细水长流的婉约。水乡的姑娘是柔的，江南的雪也是软的。她毫无征兆地来，无声无息地落，濡染着不可名状的神韵，带着江南特有的温情。

在记忆里寻思，关于下雪的记忆是稀薄的。上一次在温州见到这样大的雪是在小学二年级吧。妈妈说晚上早点睡，第二天能收到圣诞老人的礼物。一觉醒来，果真，四野一片雪白。到学校，老师说难得一见的大雪，索性今天不上课，让我们下楼打雪仗、堆雪人玩个痛快。还记得在日记中写着：今天打雪仗打得四脚朝天、人仰马翻，很痛，但是我好开心，希望天天都是下雪天。下雪，似乎是温州孩子的执念，学校里，不知谁喊上一句“下雪了！”突然间安静的自习课人声鼎沸，大家都争先恐后冲出教室去